

胡適的日記

手稿本

第七册「一九二八年五月、九月」

胡適的日記

手稿本第七册〔一九二八年五月—九月〕

胡適的日記手稿本(七)

作者／胡適

*本書由胡適紀念館授權遠流出版公司印行

發行人／王榮文

出版者／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10714 汀州路 782 號七樓之 5

郵撥／0189456-1 電話／392-3707.(代表號)

法律顧問／

王秀哲律師 嘉義市忠義街 178 號 電話／(05) 227-3193

內文印刷／優文印刷廠

1990 年 12 月 17 日 初版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

全套 18 冊(不分售)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胡適的日記手稿本》印行說明

遠流編輯部

1. 胡適之先生生前經常鼓勵別人寫日記，多爲自己所處的時代、社會留一分歷史材料。胡適先生自己就是寫日記者的絕佳榜樣，從一九一一年在美國留學生時代，直到一九六二年病發去世爲止，胡先生一共不間斷地寫了五十年的日記；日記裡不但記錄了他的交遊、讀書等生活諸事，也記錄了當時國內外政治社會大事，可說是胡先生自己的主張的實踐。

2. 然而胡適之先生身處的是一個動盪不安的中國，他的日記迭遭戰爭流離與政治壓迫的威脅。我們從胡先生昔日秘書王志維先生的口述中，聽到許多有關「保存」胡適日記的事蹟；這些故事猶如「偵探片」一樣曲折詭譎、驚險萬狀。所幸，就我們所知，這批日記大致上是保全了。（參見吳大猷先生序文）

3. 胡適之先生在世時交遊廣濶，活動範圍遍及政治、外交、學術、文化各界，民國以來的國

內外重要人士與他幾乎都有往來，他的日記也因此成爲現代中國史的重要材料。胡先生的日記如果能夠完全整理出版，對探求現代史某些關鍵事件也許會有很大的幫助。當然，要了解胡適之先生這位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中心人物，他的日記更是不可或缺的線索。本社自一九八六年出版《胡適作品集》卅七冊之後，即極力爭取整理出版胡先生日記的機會；現在，承蒙胡先生長公子胡祖望先生的信託，以及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的授權，我們得以進行這件有意義的工作。

4. 我們計劃以排版加註解的方式，整理出版全部可得的胡先生日記；此外，並將胡先生的手迹原稿少量印行，專供學術研究與藏家之需，此即《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的由來。

5. 全部的日記則以胡先生日記原本的題署《胡適的日記》爲總題，分冊時再依所屬時期的階段爲名，如《留學時期》、《使美時期》等。手稿本則出版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六二年間的日記，依序編纂，共得十八冊，逕稱《手稿本》，不另題名。

《胡適的日記》序

胡適之先生（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年）提倡語體（白話）文學，引入西方治學態度方法於我國哲學思想的研討；除在抗戰期中任駐美大使約四年外，一生不從政而對政治及國是建言，堅守學術、思想自由、民主之原則，無私無我，數十年如一日。胡先生在「文學革命」，及我國學術思想的開發，貢獻之大，是無需贅述的。

胡先生的著作甚豐，年前遠流出版公司集已刊出的著作，得三十七冊，但這決非他的著作的全部，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有搜集他散置各處的文稿，成一「全集」之意，祇以限於人力及經費，加以文稿的存置處及「存在」本身皆不明；甚難進行。故茲擬先從胡先生的「日記」的搜集著手。

搜集胡先生的日記，按目前所知的，「已刊出」，「未刊出」，「是否存在尙未明」，及「目前刊出」的，按年列表如下（因為胡先生的「留學」，「任駐美大使及去職後住美」，「離北京大學至來台任中研院院長的一段時期在美」，為方便計，下文均用西曆）：

一九一〇年，北京中華書局曾印出該年一月廿四日至三月廿三日的部分。

一九一一年七月，此段時期的日記，已刊出，見《留學日記》。

一九一七年八月—一九二〇年，任教北京大學。日記「原稿」未知何在？關於此段時期，胡頌平編著之《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篇初稿》擇錄有許多《新青年》和胡氏其它著述的片斷。如原稿留在北平，則數年前北京中華書局刊印的《胡適日記》應亦包括在內。故此似非是。

一九二一年—一九三五年，此段時期的日記，在胡先生卸駐美大使任後，請國會圖書館攝成顯微影片。胡先生逝世之翌年（一九六三年），胡夫人請國會圖書館複印一份，送胡適紀念館保存。

一九四六年夏，胡先生自美返國就任北京大學校長職，將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兩年日記及一九三七、一九四四兩年日記的一部分帶回北平，一九四八年離平時，遺留在北平。

胡先生於一九五八年由美返台就中央研究院職，一九六一年胡夫人從美將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五年國會圖書館所攝的較為完整的日記原本，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至廿二日；二月十一日、十二日；五月六日；六月廿九日；七月十四至卅一日；八月二日至十三日；九月廿八日、廿九日；十二月十三日），一九三七年（一月三日；八月十七日至廿二日），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的日記帶回台灣。上述的日記，在胡適紀念館攝製軟片保存，原件遵胡夫人意，交（駐紐約總領事）游建文先帶往美國，交胡適夫人收存。這些日記，按理推測，應是於稍後胡夫人又由美返台時，

留在胡祖望先生處。本年三月廿七日祖望致筆者函中，謂彼處無此部分日記原本。故此點有待澄清。幸胡適紀念館已將該部分日記攝軟片影本。

數年前，北京中華書局曾將胡先生留在北平的日記刊出，包括下數段時期：

一九一〇年（一月廿四日至三月廿三日，如前述）。

一九二一—二二年（惟將剪報附件均刪除）。

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至六月廿一日；七月廿日至八月二日；九月七日至十二月的部分）。

一九四四年（該年中零星卅七天的日記）。

× × ×

一九三八—四二年，此段時期包括胡先生任駐美大使職的時期，有每日的案頭日記，原件在祖望先生處，前年由筆者向他請得一印本，得其同意，曾在自立晚報刊出一小部分，又在《傳記文學》陸續刊出。

一九四三—四六年六月，是胡先生卸大使任後返國任北京大學校長前的旅美的一段時期，是我國抗戰至艱苦，亦世界大戰的後期。胡先生對國內戰事及政府的關懷，是可想見的，故這段時期的日記，是最有歷史意義的。一九四三及一九四六、四七年的日記，現在祖望先生處；一九四四年則由胡先生留在北平，後經北京中華書局刊出（見前述）；一九四五年的日記，則不知在何處。（既不在祖望先生處，似亦不在北平，否則中華書局無不刊出之理。）

一九四六年夏—一九四八年冬，胡先生任北京大學校長時期。一九四六、四七年兩年的日記現在祖望先生處，惟一九四八年的則不知在何處。

一九四九—一九五八年四月，這是胡先生（在政府遷台）去美至返台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職的旅美時期。其中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六年的八年日記在祖望先生處。一九五七、五八兩年的日記原本，現不知何在，但紀念館留有影本（見前）。

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一九五八年四月初，胡先生由美返台，六月中由台去美，十一月五日返台。此後祇於一九六〇年夏赴美西雅圖一行，一九六二年二月廿四日逝世。一九五九年的日記在祖望先生處。胡適紀念館有一九五七年（七十七天）、五八、五九、六〇、六一年數年的日記影本，一九六二年祇有零散的若干天日記。

上述乃至目前為止，筆者由胡適紀念館王志維先生及胡祖望先生處所集得有關胡先生的日記的資料。近由中研院徵得祖望先生的同意，先將紀念館已集有的影本陸續刊出：其中(1)1921—35部分，將日記中所附剪報等皆刊出，俾讀日記時便於參考。(2)1936—37。(3)1938—42。(4)1957—62。其他年份，俟與祖望先生商請之。中研院希望能集成一部完整的《胡適的日記》，刊之於世，為我們一代學者誌紀。

吳
方
猷

謹識，民國七十八年五月

一九二八年

五月，六月

十七、三(五)

王季文輯東李宗仁白崇禧自漢以來一電

略云：……蘇因先國者重，鍾短汲深，概

清先生任駕東鄂，指導一切，俾宗仁等以時承

教益，不勝欣幸。(東末)

到中國公學。校中連一本校規都沒有，豈

非怪事。

得東雷，
① 深感盛意。
② 且很想来看看

③ 兩湖的細心設施，不幸此時因女

④ 為家事校事
⑤ 甲子年秋
⑥ 法抽身，
⑦ 暑假中或能西上承

教。胡適致霞。

教。胡適致霞。

昨日上午九時光華大學舉行「五四」運動紀念會、先由主席夏廣英報告、先由主席夏廣英報告、開會宗旨、後請胡適之先生演講、大意謂一九一六年中國加入歐戰、是存着很大的希望、不意歐戰結束後、一九一九年四月三十日巴黎和會、居然宣布日本接受德國在中國所享有的權利、這個消息、傳到北京後、激起學生界的震怒、遂演出這種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五四」運動的結果、直接方面使當時中國代表不敢在巴黎和會簽字、承認所受的損失、到了一九二一年華盛頓會議、遂有日本交還山東權利的議案、一九二二年、交涉清楚、中國得着完美的結果、間接方面的影響很多、一、引起學生界注意政事、二、學生

界的出版物忽然增加、白話文因之通行起來、三、提倡平民教育運動、四、提倡勞工運動、五、提倡婦女運動、六、政黨信用學生、許多機關報的副刊、都請學生去擔任、於是新文化的思潮漸漸高漲起來、孫中山先生也開始注意到思想的革命的重要、他曾寫過一封信致海外同志、請他們籌備五十萬元、來辦一個大規模的印刷機關就是這種用意、他的著作也多半是「五四」運動以後方有的、可見「五四」運動對於國民黨也有很大的影響、「五四」運動有了這些燦爛的結果、實在是值得我們紀念的、「五四」運動也可證明歷史上的一個公式、就是在變態的社會國家裏、政府腐敗、沒有代表民意的機關

、干涉政治的責任、一定落在少年的身上、譬如宋朝大學生明朝東林黨、都是在變態的國家裏干涉過政治、一八四八年的全歐的革命、法國俄國的革命、也是學生鬧起來的常態的國家就不然了、英國美國的學生從來不受政治就早因為他們國家的政治上軌道、用不着他們來干涉、現在很多人覺得學生干涉政治而犧牲的實在不少、於是想設法禁止、第四次中央會議宣言裏也說到學生體力不強、智識不廣、經驗不豐、不應常干涉政治、但是這是在變態的國家裏必然的趨勢、禁止是不可能的、要想免除學生干涉政治、我們就有兩個希望、(一)希望政治早日走上軌道、學生當然不干涉政治、(二)希望智識高深、體力強健、經驗豐富的中年、出來把政治幹好、那末學生就可安心讀書、不再多事了、

稿 紙

上午九點
在光華大
學演說、
十一點到
中國公學
演說、中
間用汽車
走了七八
十里路。

濟南日兵與南軍有衝突，消息很不好。無
紀律的新色軍隊最可怕，況上有唱高調的宣傳
部，而下有志在暴動的共抗軍。

德三家吃飯，見著鄭蘇博、陳伯毅兩先生。

陳先生今年七十下，鄭先生六十九。鄭先生說
他每天只睡五五鐘，早晨三點半即起床，如是
已十三年了。他的精神極好，像五十歲人。